

第四章 這次第，怎一個忙字了得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吵吵嚷嚷到最後，反正範閑就隻是一味笑著，不見半點囂張，誠懇至極，做足了妹夫的本分，下足了臣子的本錢，讓這四周官員瞧著，誰能想到這爭道得罪人的事情，竟是從他的腦袋裏麵想出來的。

範閑這人，天生有一樁好處，俗話叫做蕩壞兒，又算作陰賊之道，背底裏得罪人欺負人的事情極願意幹，但明麵上卻是極肯讓，這才是真正得好處的做派，就像長公主被他陰了好幾道，言紙逼出宮去，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幕後的黑手居然是自己的女婿，還以為這女婿隻會忍氣吞聲，還在北方對自己言聽計從，不敢翻臉。

他始終信奉一條，華麗囂張是好的，但要低調的華麗，悶聲吃豬肉。

正所謂能動的人一定要動一動，暫時動不了的人，打死他他也不會動。大皇子自然是他目前動不了的人，但今日他卻偏偏要與大皇子爭道，已是大逆平日意趣，自然沒有人知道他這純粹是給宮裏那位皇帝老子看的，而性情直露的大皇子，無疑是最好的演戲對象，其中緣由，或許隻有陳萍萍那頭老狐狸能猜到一點。

最後雙方還是在太子的調解下，達成了妥協，使團前隊與大皇子親兵營一同入京，隻是此事太不合規矩，將禮部尚書氣的不善，讓太常寺的那位任少卿也是滿臉惶恐，這儀仗怎麼安排，都成了極大的問題。

太子瞧著範閑在一旁悶不作聲，心裏卻不知從哪裏生出幾分痛快，佯罵道：“你也是胡鬧，明明議好使團後日至京。怎麼忽然就提前到了，讓朝廷沒個安排，生出這些事來。”

範閑一笑應道：“臣也是急著回家，殿下就饒過這遭吧。指不定明日還有哪位禦史要參我了。”其實他心中也自奇怪，數月不見，這位東宮之主的氣色竟是比以往好了許多，那股微微怯懦陰鬱已經不在，容光煥發，不知道是得了什麼喜事。

他自然不知道，長公主離開皇宮，返回信陽後，一直壓在太子身後的皇後與長公主兩座大山驟然間少了一座，心緒頓時明朗。加上陛下今年以來也多有慰諭，太子地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。

在一幹臣子的心中，總以為太子好過了。二皇子想必心裏不會太舒服。但在城門處，眾人看著在棚內準備迎著大皇子返京的二皇子時，卻沒有從這位文雅的貴族臉上看到半絲不妥，反而是他身邊那位年紀幼小地家夥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。

這是皇帝陛下最小的一個兒子，天子一共誕下四位龍子。太子不在位列之中，所以這一位便是一直養在深宮的三皇子，今年才僅僅九歲。此次大皇子遠征回京，陛下欽命京中所有皇子盡數出迎，給足了尊崇，同時也讓這位一直沒有出現在朝臣麵前的小皇子，有了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機會。

二皇子牽著小皇子的手，對著大皇子行了個禮。大皇子似乎與二皇子關係不錯，上前一個熊抱，接著揉了揉小家夥的腦袋，粗聲粗氣說道：“怎麼長這麼高了？”

小家夥嘻嘻一笑。麵露天真神態，回道：“將來要與大哥長一般高，出去打胡人去。”

這位小皇子的生母，乃是範府柳氏的姐妹，轉拐轉彎著算起來，與範閑倒有些親戚關係。但範閑看著這個麵相稚美地小皇子，看著他臉上的天真笑容，心裏卻咯登一聲，看出對方天真笑容裏與年紀完全不襯的一絲自持，不由嘴角浮起了微微笑容，心想本大人自小偽裝天真微羞極品笑起家地，你居然敢在我麵前玩這套，真是範門賣笑而不自知了。

二皇子自然也知道先前發生了什麼，苦笑著對範閑說道：“我說妹夫啊，你哪天能少惹些事情出來，我看這整個京城的官員都要謝天謝地了。”

範閑笑容顯得更苦，比加了黃連還苦，解釋道：“實在是北齊公主的意思，安之區區一臣子，哪有這麼大的膽子。”

太子不易察覺地皺了皺眉，似乎有些不悅老二與範閑說話時的口氣，淡淡說道：“二哥，儀程未完，還是以官位相

稱吧。”

這話就有些不講理了，先前這位東宮太子叫範閑妹夫倒叫地親熱，此時卻不肯讓二皇子叫。二皇子卻是麵色如常，啾啾一笑，應了一聲，卻是湊到範閑身邊壓低聲音問道：“春闈前，讓你回府問晨兒她是怎麼叫我的，你倒是問了沒有？”

範閑這才想起那件事情來，搖頭笑道：“殿下也知春闈裏出了什麼事，一時竟是忘記了，今兒回府一定問出來。”

二皇子笑了笑，不再多說什麼，牽起老三的手，隨著前頭地太子與大皇子向城門處走去。二人說話的聲音雖然小，但依然傳到了大皇子的耳朵裏，這位長年征戰在外的皇子不免心中生出諸多疑竇，雖然他也知道範閑的聲名，但畢竟不在京中，所以不知道範閑手中究竟握著怎樣的力量，此時竟愕然發現，不論是二皇子還是太子，在言語間對範閑都是多般懷柔，似乎生怕在場的官員不知道，自己與範閑的關係極其親密。

區區一個臣子，竟讓兩位龍子如此看重，竟是舍得放下身階，大皇子不禁皺了眉頭，有些不大愉快。

範閑此時卻是另有想法。他看著前方那三大一小各自服飾不同，明黃夾著素黃的四位皇子，往黑洞洞地城門處走去，一時竟有些恍惚，心想莫非自己將來也有站在那四個兄弟中間的一天？

京都之秋，清美莫名，高天雲淡，初黃樹葉低垂於民宅之畔。不肯倉促就水，街旁流水不免有些寂寞。長街盡頭，遠處宮簷偶露一角，掛於青天之中。盡顯威嚴。

大皇子的隊伍早已夾著餘怒去了，使團的車隊卻是刻意壓了速度，在一幹鴻臚專太常寺官員的陪伴下，慢悠悠地往皇宮處走。既然已經入了京都，範閑也不再著急，反正這時候也不能馬上回家，總是得先去宮門處回旨地，所以他終於有了些餘暇去看看四周的景色，雖然在京都攏共也不過呆了一年時間，遠不及澹州熟悉。但不知怎的，一入此間，一見四周民宅。嗅著京都裏特有的氣味，範閑便覺精神舒爽。

“大人急著回京，想必是家中有事。”駿馬之旁地馬車中，北齊那位公主殿下的聲音幽幽傳了出來。

範閑麵露微笑，卻沒有回話。心知肚明對方是在刻意結納自己這個看似尋常，實則重要的臣子，但這一路上雙方的感情交流已經做的足夠充分。此時既然已經進京，身邊耳目眾多，還是免了這最後一遭的好，更何況他被對方說中了心思，卻不知如何回答。

範家如今在京中正當紅，滿宅平安，旁人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著急。他一催馬蹄，向前數丈，來到言冰雲的馬車旁。壓低聲音說道：“你必須帶她走，如果你不想給我惹麻煩的話。”

車中的小言公子搖了搖頭，看了一眼被自己捆的結結實實，但依然用露在外麵地那雙熟悉的眼眸??惡狠狠盯著自己的沈大小姐，心裏著實不明白，範大人什麼時候多了個做媒婆地愛好。他歎了一口氣，將話題轉開，說道：“大人今日爭道之事，實在大不明智，監察院在皇子之爭中向來持平，大人曾說過，先前耳聞也證實，太子與二殿下對大人均有所期，既是如此，為持平見，也不應該去撩拔大皇子，這與院中宗旨不免有些相悖。”

範閑默然，知道對方說的有道理，身為慶國臣子，尤其是監察院提司，要麼永世不與這幾位皇子打交道，既然要與皇子交往，就要一碗水端平，才能不會讓宮中確信監察院不會偏向哪位皇子。

但他不行，因為他知道自己身份不僅僅是臣子那麼簡單??在皇子之中有所偏倚，頂多會讓陛下疑心自己在為以後的權力富貴打算，永遠及不上陳萍萍的純忠，但如果自己真地一碗水端平，如此長袖善舞，隻怕會讓陛下疑心自己...根本不甘心做個臣子。

這才是範閑最大的隱懼。

車隊行至興道坊處，已經不再需要京都府的差役們維持秩序，因為已經來到了較為清靜地官衙重地與官員聚居之所，自然也沒有那麼多站在街邊看熱鬧的百姓。此時車隊裏的一輛馬車脫離了大隊，悄無聲息地駛進了街旁的一條巷子，隱約可以看見裏麵有人接著。

雖說是悄無聲息，但實際上自然有朝官瞧的清楚，但知道使團的組成部分複雜，估計是監察院的院務，再看頭前範提司大人的表情有些嚴肅，所以沒有人敢多嘴相問。

範閑表情自然嚴肅，因為馬上就要到皇城了，那麵朱紅色的宮牆近在眼前。

一眾使團成員在宮門外等著覆命，皇權威嚴，自然沒有人敢在儀容上放鬆，隻是千裏奔波，不免也有些勞苦，候了許久，卻沒有旨意出來，眾臣心裏略覺有些不安，但心想此次出使北齊，在那天下典海圖上可是生生為朝廷割了不

少地方來，加上範正使又在北齊朝廷那邊露了大大地臉，那一馬車的舊書看著不值錢，但想來陛下臉上也該有光才是，怎麼會將自己這幹人冷落在外。

宮門外陪著的禮部官員也是漸漸變得不自在起來，而任少安卻是湊到範閑身邊輕聲說道：“這個時候聖上應該在見大皇子，咱們這些做臣子的，自然要多等等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北齊公主的車駕先前已經被宮裏的黃門太監領了進去，重要的事情已經辦地差不多了，自己卻是猜到為什麼使團被涼在了皇城外麵。

皇城的禁軍冷眼看著宮門外那些麵露焦急惶然之色的官員們，臉上沒有一絲表情。而守在宮門處的太監們自然也不會正眼去看。

不過範閑身份又是與眾不同。尚地是宮中郡主，關鍵是那位郡主是極得寵的人物，而且自身又是監察院的高官，此次出使回國。想來不日便會加爵封賞，所以早有太監搬了圓凳，請他稍事休息。

範閑一愣，問道：“這合規矩嗎？”

正說話的時候，一個太監頭子滿臉諂媚地走了過來，一把將他扶到了凳子上，說道：“我說範少爺，奴才可是知道聖上一直疼你的，再說了，千裏而回。坐個凳子也是應該。”

“哎喲，侯公公怎麼來了？”範閑故作驚訝，麵前這位太監。乃是他頭一次隨著柳氏若若入宮時，便見著的那位，知道他與範府的關係極好，所以麵上也是露著親熱，而對方刻意稱呼他範少爺。也自然是要將這親熱勁兒擺個十足。

範閑接著笑道：“我從外麵回來，可算是地道窮酸了，今兒可沒得賞。”

侯公公嘿嘿尖聲一笑。壓低聲音說道：“誰不知道範少爺是個點石成金的主兒，更何況將來是要抱金山的。”這老奴還準備討好幾句，卻聽著宮門咿呀微啟，跑出一位太監來傳陛下的口諭，範閑趕緊撤了凳子，與眾官齊齊跪在宮門口。

不出他地意料，皇帝果然將範閑好生訓斥了一通，不外乎是恃才如何，目無某某。膽大包天，等等等等...又道今日乏了，讓他明日再進宮複命，令司南伯好生管教，重重懲戒，旨意最末卻是將使團大肆嘉獎了一番，囑好生將養，來日定有嘉勉。

群臣麵麵相覷，沒料到使團回京第一日便落得這麼個待遇，不免有些哀聲歎氣，但有些狡慧的官員，此時看著範閑卻是心裏直打小鼓，陛下口諭裏訓斥的凶，但末了卻是什麼也沒做，隻讓司南伯管教，看來這位範大人，果然聖眷非常啊。

範閑叩謝領，麵上表情有些難堪，心裏卻是微微高興，站起身來，一拍屁股，回頭時卻瞧見一位老熟人，原來是如今地宮中禁軍大統領宮典。宮典看見範閑後臉上露出欣賞之色，正準備上來閑話幾句，不料範閑卻是有些無奈地拱手一禮，告了聲歉，縱身上馬，雙腿一夾，馬鞭一揮，便在宮城麵前的闊大廣場上馳騁而去，隻留下一地煙塵，倏忽間沒有蹤跡。

宮典一愣，與手下那些侍衛看著遠方那道輕煙發呆，心說雖然沒有明令宮前不準騎馬，但似跑的這般利索的大臣，恐怕範閑還真是頭一個。

...

秋意不濃歸意濃，院中的事情範閑早就安排好了，而像高達那七名虎衛，自有相關人士來接手，他縱馬於長街之上，迎風而去，也不知跑了多久，終於入了南城，馬蹄聲在範府門口那條石獅時現地長街上響了起來。

此時已入夜，長街上的各王公大臣府邸的燈籠已經掛了起來，廖廖數對，不怎麼耀目，唯有範府門前一片***通明，正門大敞，一幹長隨護衛門客都站在門外翹首相盼，門內柳氏也是降尊親至，吩咐著丫環婆子們一遍又一遍地熱著茶湯，等著範大少爺回府。

使團抵達京郊地消息，早就傳到了城內，本以為總要安排儀程，折騰個兩天才能入京，但隔廂府裏的大少奶奶卻是冷冷丟下一句：“今兒個必到。”，眾人都知道這位如今的範夫人，當年的林小姐不是普通角色，她既然說範閑今日必到，那必是能到，所以眾人才會在這裏辛苦候著。

至於後來與大皇子爭道的消息，此時府中眾人還不清楚，不然不知道該有多擔心，

“來了。”早有眼尖的下人瞧見了遠方馳來的馬匹，紛紛湧下石階，分成兩隊。

得得響聲中，範閑縱馬而至，翻身下馬，輕輕一腳踢在準備當馬蹬的藤子京屁股上，笑罵道：“你這破腿，甯學那些府裏的做派。”

“恭迎少爺回府。”兩列下人齊聲喊道。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兩步上了石階，接過丫環遞來地熱毛巾胡亂擦了個臉，又接過溫熱合適地茶湯漱了漱口，知道這是必經的程序。也沒有什麼好講究的，隻是回到府前，看著這些眼熟的下人丫環，心情真是不錯，就連門後那位柳氏地笑容，落在他眼中，似乎也少了往日的算計味道，多了分真誠。

“你父親在書房。”柳氏接過他手上的毛巾，輕聲提醒道。

範閑點了點頭，忽一皺眉。又搖了搖頭：“姨...”他將姨娘的後一個字吞了回去，微笑道：“我先去瞧瞧妹妹與婉兒，父親那處我馬上就去。”

柳氏知道麵前這位大少爺不能用孝字去約束他。隻好無奈地點了點頭。

範閑一入府門，卻看著一個黑胖子衝了過來，不由大驚失色，心想這才幾個月不見，這帳房神童怎麼變成小黑鐵塔了。卻也不及相詢，直接喝道：“呆會兒再報帳！我有事要做！”

範思轍一愣，收住了腳步。罵道：“小爺今天心情好，你若不睬我，我也懶得和你說那些你不懂的帳麵話。”

範閑也是一愣，啞啞一笑，不知怎的卻想到城門外看見的那一排四個皇子，伸手從懷裏摸了個東西遞給範思轍，笑罵道：“什麼帳麵話？我看倒是混帳話。你自個兒先去玩去，咱兄弟大老爺們兒的，別玩久別重逢這一套。”

範思轍心裏咕嚕著。小爺我可不想與你玩什麼兄弟情長，這般想著，卻眼睜睜看著範閑進了後宅，心裏好生不自在。

範閑成婚之後，便在範府的後方有了自己的宅子，隻是前後兩落本就相通，所以隻是一府兩宅地格局罷了，而他與妹妹的感情極好，婉兒又與若若極為相得，所以若若倒是有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在這院裏。

而今日自己回來，父親自矜留在書房裏那是自然，但異常的是，婉兒與妹妹居然都沒有出來相迎，這事情就透著一分古怪，讓範閑加快了腳步，一旁地丫環有些跟不上，氣喘籲籲回著話：“小姐還在，大少奶奶也還在。”

範閑皺了眉頭，心想這話說的真不吉利，這丫環也不知道是誰調教的。

來到自己的臥室門口，輕輕推門，卻發現門被人從裏麵鎖著了。範閑一怔之後，竟是不知如何言語，喚了幾聲，卻沒有人回答，他有些莫名其妙，加重力氣拍了幾下門，如果不是尊重妻子，隻怕早就破門而入了，過了一會兒，才聽到裏麵傳來大丫環思思有些不安的聲音：“少爺，少奶奶先睡了，您別敲了。”

範閑眉頭皺地愈發緊了，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，自己千裏迢迢趕了回來，婉兒居然閉門不肯見自己。

他看了一眼門內有些昏暗的***，沒有說什麼，一揮袖子去了另一廂，這次卻不再敲門，直接推門而入。屋內那位姑娘悚然一驚，站了起來，看清楚來人是範閑之後，眉宇間的那絲淡漠與警惕才漸漸化開，眸子裏閃過一絲毫不作偽地喜色，蹲身一福輕聲道：“哥哥回來了。”

範閑看著若若，先前的一絲不愉悅全數化為烏有，溫和笑道：“怎麼？看見我回來了，不怎麼高興？”

範若若微微一笑，走上前來，牽著他的袖子領他坐下，說道：“又不是多久沒見著，難道要妹妹大呼小叫，哥哥才肯滿意？”

範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你啊，總是這般清淡的性子，在我麵前也不肯改改。”

範若若笑著應道：“改了還是若若嗎？”說話間姑娘家已經倒了杯茶，小心翼翼地遞到了兄長的唇邊。

範閑用手接了過來，卻不立刻喝下，反而盯著妹妹那張並不如何妍麗，但是清爽至極的容顏。一時間，房內陷入一種古怪的沉默之中，兩兄妹都是耐性極好的人，都在等著對方先開口。

終究是範閑心疼妹妹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“你這是何苦？什麼事情等我回來再處理就好了。”

範若若麵上閃過一絲黯然，知道兄長已經看破了自己的打算。柔聲應道：“正是準備等哥哥回來見上一麵，所以才拖到了今天。”

範閑站起身來，直接走到她地閨床之下，拖出一個包裹。又從床後地雜櫃裏取出一個不起眼的盒子，將盒子掀翻在桌上，幾張銀票，還有幾枝珠釵，幾粒碎銀子落到了桌麵上，當當作響。他皺著眉頭看著桌上的這些事物，說道：“離家出走，就帶這幾樣東西...是遠遠不夠的。”

範若若沉默片刻後，從袖子裏取出一把防身地匕首。

...

範閑又氣又樂又是心疼，望著妹妹說道：“你一個千金小姐。哪裏知道人世艱險，就算你不想嫁人，這般貿貿然離家出走。不想想父親心裏該是如何擔憂，還有我呢？你怎麼不想想哥哥我的感受。”

範若若低著頭，一雙手緊緊地抓著袖角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父親幾時真的看重過我？至於哥哥...難道哥哥忘了，是你從小教我。要我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，尤其是婚姻這種事情，一定不能由著家中安排。”

範閑啞然無語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官宦家的小姐們哪裏會有這等離經叛道的想法，更不用說是準備付諸實踐，妹妹之所以敢於勇敢甚至有些魯莽地準備逃離，還不是因為自己從小就給她講那些故事，在書信中教她做人的道理??難道這梅表姐講多了，女覺新就真的準備覺醒了？

他有些不安地拍打著桌麵，實在不知道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，會給妹妹帶來些什麼。畢竟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是截然不同的，與眾不同地想法，有可能是一把會傷到自己的匕首。他忽然抬頭無比溫和說道：“可是包辦也不見得都是壞事，你沒有與弘成相處過，又怎麼知道日後的婚姻會不幸福？”

範若若依然低著頭，語氣卻沒有絲毫鬆動：“妹妹自小就認識世子，自然清楚地知道，我不喜歡他。”

這話如果讓外人聽去了，隻怕會嚇個半死，堂堂範府大小姐，居然會這般直接地說出喜歡不喜歡這種事情來。範閑腦中一片混亂，猶自開解道：“也不一定啊，你看我與你嫂子，不也是指婚，現在過地也挺幸福的。”

範若若猛然抬起頭來，帶著一絲堅決與執著說道：“哥哥，不是天下所有人都有你與嫂嫂那種運氣的。”

範閑愣住了，這是他在妹妹的臉上第一次看見對自己的不認同，從小到大，若若每次看著自己時，都是那種崇拜之中夾著欣賞地態度，而這是他第一次聽見若若直接反對自己的意見，不免有些震驚，震驚於妹妹身上發生的些許變化。

沉默許久之後，範閑臉上地表情由僵硬漸趨柔和，最後竟是朗聲笑了起來，那笑聲裏的快意沒有半絲虛假??他確實很欣慰，當年的那個黃毛丫頭終於長大了，終於學會堅持自己的看法了。

“若若，你信不信我？”範閑微笑看著妹妹，帶著鼓勵的神情。

範若若猶疑片刻後，也露出了往日那般的恬淡笑容，重重地點了點頭。

範閑看了桌上的事物一眼，輕輕搖頭笑著說道：“既然信我，就不要玩這些了，我自然會安排妥當。”

自從得知宮中指婚後，範若若便陷入了沉默之中，她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如何的大逆不道，而抗旨又會帶來何等樣地禍害，隻是從小便被兄長書信教育著，這女子的心靈深處早就種下了看似孱弱，實則堅強的自由種子，可是這些想法根本無人去說，她內心深處更是害怕連自己最為信賴的兄長，也會反對自己的決定。

此時聽到範閑的這句承諾，範若若這一月來的不安頓時化作秋日裏的微風，瞬息間消失不見，強繃了一月的神經驟然放鬆了下來??是啊，兄長回來了，他自然會為自己做主。

...

兄妹二人分開數月後，自然有些話要講，但範若若看著他的臉色似乎有些怪異，這才想起來此時哥哥如果不是在書房與父親說話，便應該是與嫂子在一處，怎麼會跑到自己屋裏來了？她想到一樁事情，不由掩嘴輕聲一笑，說道：“哥哥，先前你勸我時，不是說你與嫂嫂雖是指婚，可眼下也幸福著，此時卻是如此愁苦，究竟又是為何？”

範閑心頭一動，心想妹妹與婉兒關係好，自然知道婉兒因何閉門不出，趕緊問道：“究竟出了什麼事情？”

範若若極難得地調皮地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這事兒妹妹可不能幫你，你自己去求嫂嫂吧。”

範閑皺緊了眉頭，心想自己坐的正，行的直，有什麼事情需要求婉兒的？正思忖間，聽著外麵有丫環喊道：“少爺，少奶奶醒了。”

範閑連連搖頭，他知道妻子是在玩小性子，但婉兒向來是個極婉約可人的女子，怎會與世間那些後院女子一般不識輕重？明知道自己辛苦回家，不迎倒也罷了，卻給自己一個閉門羹吃！

想到此節，往自己臥房走的他，心頭漸現一絲怒氣。但待他走到門口，聽著裏麵傳出來的那首小令，卻是火氣馬上消了，反而臉上露出極為精彩的神情。

那聲音清甜無比，不是林婉兒又是何人，而那小令也是耳熟的厲害。

“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！”

範閑麵色微窘，心想自己用來騙海棠的李清照詞，明明隻有北齊皇帝太後與自己二人知道，怎麼卻傳到了南方的京都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